

笔汇

秋雨将至 应往何处听

闻 韵

俗话说,“一场秋雨一场寒”。十月以来,大部分地区都已笼罩在浓浓的秋意里,或等待秋雨的到来,或已浸润在秋雨带来的凉意中。那么,如何乘着秋凉来一次浪漫的赏雨呢?

赏雨,只用双耳是空洞乏味的,只有调动所有的感官细嗅雨的清香、轻啜雨的沁爽,才能真正咀嚼到雨的心事;听雨,只坐在阁中的软椅上无聊难耐的,只有登高临远或纵一苇之所如,只有伴着沧桑古老的山寺鸣钟、伴着温婉柔和的吴依软语,才能真正触摸到雨的温度。

“要知真乐人间少,听雨空山破寺中。”香雾缭绕的寺庙藏身于深山中,杏黄色的院墙、青灰色的殿脊、苍绿色的参天古木都沐浴雨中。雨把沾了佛香的雾气打落,化作一颗颗富有禅意的水晶珠。

雨中的山寺最是清幽宁静,和万丈红尘中那熙熙攘攘的喧嚣形成鲜明对比。山中之寺不比白马、法门等寺,它的香火并不旺盛,游人更是伶仃稀少,寺中的僧人没有招揽香客的心思,反倒成全了那里久久不衰的祥和无

争。僧人们吟诵《法华经》与《般若波罗密多心经》的声音和着淅淅沥沥的雨,好像一股未经任何污染的涓流,浸润着每个人的心田。

山寺听雨,是一场人生的反省,是一次肺腑的清零。

范仲淹曾深深感慨道:“明月危楼休独倚,酒入愁肠,化作相思泪。”登楼是个渐渐离开地面的过程,登得越高,越有种脱离俗世之感,登得越高,越觉得视野渐开却孤独寂寞,越发觉得此后“危楼休独倚”。若你对登楼有所顾虑,不妨在雨天迈上那古老的危楼。有雨相伴,你便不会孤寂,有雨相伴,你便不会咽泪装欢。

楼外的雨声像一首出自女子手中的婉约词,听不到它坠落地上的声响。楼外雨潺潺,春意阑珊是雨的干净利索,打在芭蕉上清脆的响动均匀细腻,连续不歇,如淙淙流水,如鸣佩环,又像冰雪融化打在岩石上的从容不迫。

登楼听雨,俯瞰飞檐翘脊下沾了水的美景。花重锦官城,草色有无中,雨让视野之内的一切都清晰起来,却独独模糊了你的双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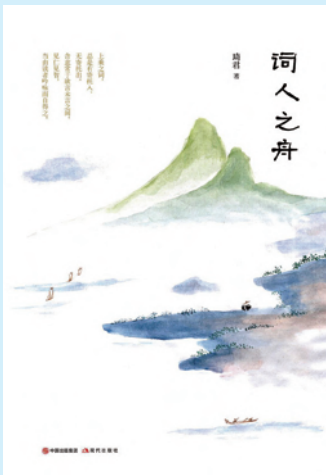
登楼听雨,是一场心灵的告白,是一场生命的坦言。

“撑着油纸伞,徘徊在悠长又寂寥的雨巷。”戴望舒笔下的雨巷一定地处江南水乡。水乡多雨,在短街窄巷、小桥流水、粉墙黛瓦的江南古镇中执伞而行,古镇本就安静,在这细雨笼罩之中就更加静谧,这里没有城市里车水马龙的喧嚣、临街商铺的吵杂,也没有鸟唱、没有蛙鸣,连一声犬吠也没有,它静得像一汪水,静得只能听到翻书般的“沙沙”声。

这烟雨江南有的不只是油纸伞般的诗意,还有“画船听雨鸣”的淡然与悠闲。人们于匆忙间追赶,将身形幻化为鱼,穿梭于世事喧嚣之间。把对生活的热爱、处事的淡然给抹去。诗意的江南终究是“昨夜星尘昨夜风”。喧嚣的世间渐渐容不下江南“夜船吹笛雨潇潇,人语驿桥边”的平淡夜晚,容不下“船上管弦江面绿,满城飞絮辊轻尘”的繁华。

扁舟听雨,让雨与梦一并在小舟中摇曳。

■好书推荐



《词人之舟》

作者: 琦君

出版社: 现代出版社

内容简介:《词人之舟》是一本赏析评介词的书,共收温庭筠、李煜、柳永、晏殊、张子野、晏几道、苏轼、秦观、李清照、陆放翁、辛弃疾、朱淑真、吴藻等十三家(另附卓文君与花蕊夫人),前面有一篇《词的简介》分段说明词的形成、名词、体裁及讨论词与诗的区别,介绍几则关于词调的掌故。这篇替代自序的文字,以深入浅出的口吻介绍词学,好比是上词选课第一堂的开场白,使读者于接触个别词家的作品之前,对于词这个特殊文类的外在及内涵,能够有一个预先的通盘认识与了解。



《雅舍小品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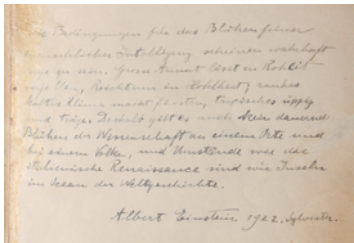
作者: 梁实秋

出版社: 中国出版集团

内容简介:《雅舍小品》是现代中国散文史上的一个奇迹,梁实秋似乎跳出了时代与现实社会生活的直接性,专心致志地描写人性。这些小品中自然流露着梁实秋的爱憎感情,也有形象的比喻,但是这种感情与想象力是受理性控制的,而且理性的因素还给文章增加了一种哲理内涵。作者自己的人生经验以及对这个题目的爱憎,展开想象的翅膀,从而使这种文体介于纯美的艺术品与逻辑论证的论文之间。《雅舍小品》精心辑录了其部分优秀作品。

爱因斯坦上海留下手迹首次公开展出

郦亮



人们都知道大科学家爱因斯坦一生中来过上海两次,但很少有人知道在上海期间,爱因斯坦还留下了一份手迹,这份手迹对于研究爱因斯坦的科学思想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。今年是爱因斯坦诞辰140周年,为了纪念这个和上海渊源颇深的大科学家,上海特地在世博会博物馆举行了纪念爱因斯坦诞辰140周年特展。最大的亮点就是爱因斯坦这份手迹的首次亮相。这引起了中学生们

的广泛关注。

在1920年代,爱因斯坦曾两度造访上海。这位当时已经发表了相对论的大科学家名声在外,在上海受到了空前的欢迎。爱因斯坦在上海发表了一些演讲,也到访过一些地方,留下了一些影像资料。不过人们了解不多的是,除了公开活动之外,爱因斯坦其实在上海还进行了一些私人访问,比如在1922年访问上海时,爱因斯坦就去过当时也住在上海的犹太人特里萨·伦纳夫妇家中住。那份手迹就是爱因斯坦在主人家的签名本上留下的。

为了判断这份手迹的真实性,上海社会科学院资深研究员、上海犹太研究中心主任潘光

对其进行过考证,伦纳夫妇住的地方,实际上就在现在东湖宾馆7号楼大公馆,而爱因斯坦1922年来上海住的地方就是东湖宾馆新楼的旁边,就是原来东湖电影院的地方。有资料记载,爱因斯坦到上海住在东湖路的一个犹太人家里,这个是对应上的。伦纳夫妇有让客人留言的习惯,他们专门有一个签名本,上面除了爱因斯坦的手迹,还有泰戈尔、尤金·奥尼尔、赵少昂等中西方著名人士都在其中亲笔留言。后来伦纳夫妇离开上海,前往了欧洲和美国,这份手迹直至上世纪80年代伦纳夫人逝世后才被后人发掘出来,震惊了世界。所以手迹的真实性是毋庸置疑的。